

增其形采—— 乾隆年間臺灣府城萬壽宮之建設

■ 蔡承豪

「萬壽宮」為地方指標官方儀典場域，乾隆中葉，先有臺灣知府蔣允焄於城內興築規模宏偉的臺郡萬壽宮，後任的知府蔣元樞（1739-1781）更繼之戮力增其形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間〈萬壽宮圖〉及〈恭修萬壽宮圖說〉，即分別以圖文見證了萬壽宮雕梁畫棟的壯肅風貌及修建經緯，更可與仍存於臺南的碑記及建築構件遙相對照。（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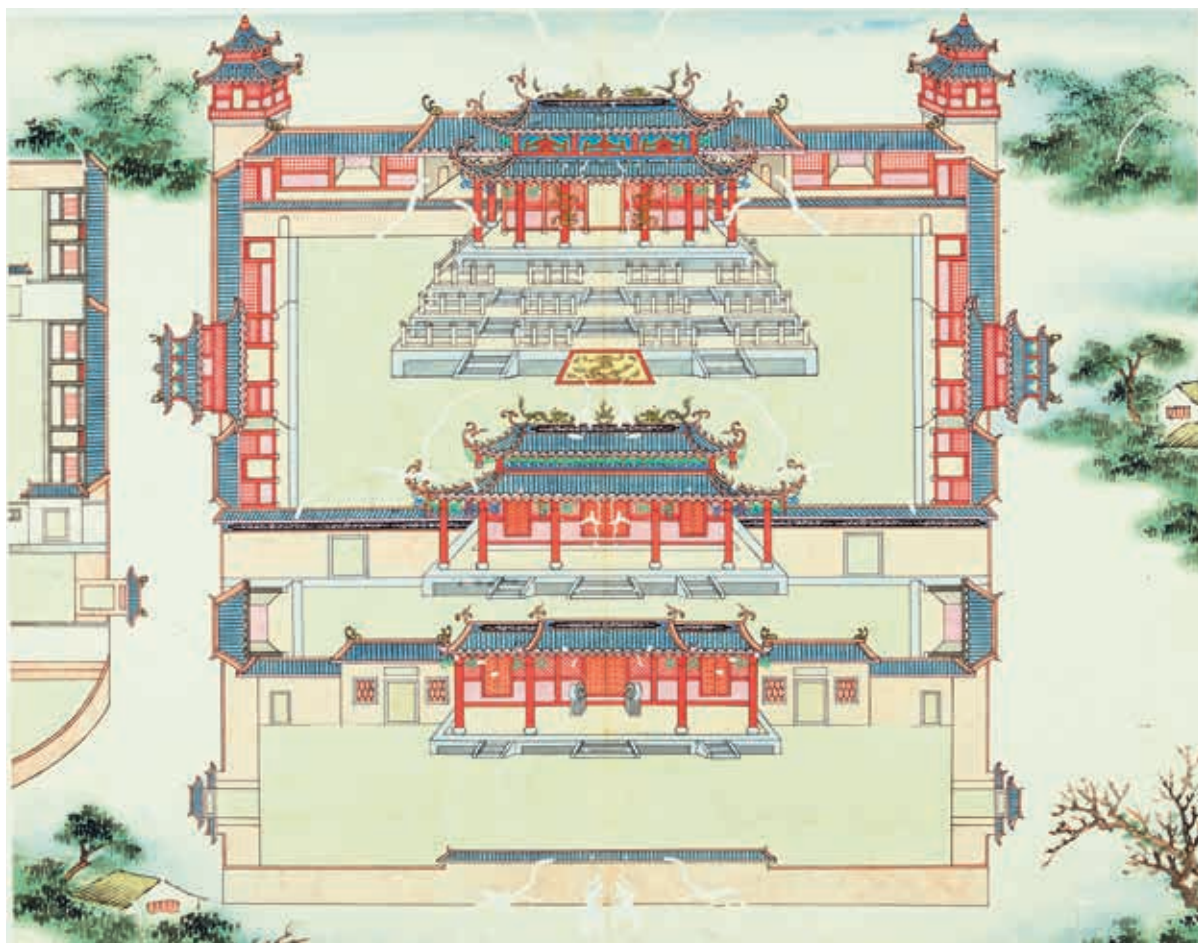


圖1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冊 萬壽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73

恭祝萬壽

「萬壽宮」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有萬壽無疆的萬壽二字，又是被稱為「宮」的場所，看似是當朝天子居住的地方。在明代的紫禁城西苑內，確有萬壽宮一地，其本為明成祖舊宮，後改築明世宗的居所，曾因遭遇祝融之災而多次重建，然晚明李自成（1606-1645）軍隊攻入皇宮後再度燒毀不存，故清代紫禁城內無萬壽宮。但在各地方反而有著大小不一的「萬壽宮」，這與皇帝的誕辰有著密切關連。

當朝天子的生日一般稱為萬壽節，取萬壽無疆之義，又稱聖節，是帝制時期全國性的重要節日，後更逐漸與元旦、冬至並稱三大節。（圖3）萬壽節當日，皇帝除接受臣工外使朝賀，派遣大臣祭太廟外，京外地方官員則建造慶賀場所，迎奉象徵皇帝的萬歲龍牌，並邀集地方官紳舉辦祝壽典禮，以為朝賀。¹ 這個場所，各地依規模大小，有萬壽宮、萬壽亭，或龍亭等各式名稱，即以天子相關的象徵來作為命名依據。（圖4）而除了祝壽，元旦、冬至等重要時節亦會使用到這個場所行典禮，詔書頒臨地方時，萬壽宮/亭更是接詔與宣讀的場域，文武官員齊聚一堂，聆聽聖訓，以肅朝賀。

輪轉的賀壽空間

臺灣在方被納入大清版圖時，雖有若干鄭氏王國時期（1662-1683）留下的官民建築，但並沒有規劃一個類似萬壽宮/亭的空間，可能暫以官署空間來充用。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臺廈道王之麟（生卒不詳）修整臺灣府學，並於文廟左方新建明倫堂之後，該堂便作為聖節祝壽典禮場地。雖有了這麼一個舉行儀式的官營場所，但空間相當侷限，且非專屬場所，無以肅觀瞻。故至康熙五十年（1711），在臺廈道兼理學政陳瓚（1656-1718）的主導下，於永康里之北興建了萬壽亭。該亭設於府城以北，地勢又較城內略高，甚適作為向北遙拜當朝天子的場地，至此有了一個獨立場所作為儀典之用。

在使用數年後，繼任的臺廈道梁文科有感於萬壽亭「規制弗完」，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大舉重修，改原祝聖殿為軒，增建新祝聖殿、配殿、僧舍、廡廊、朝房、牆垣、東西二門、寬臺等，建築佔地計長四十餘丈、寬二十丈，另於西闕外營造箭亭一座，使設備更為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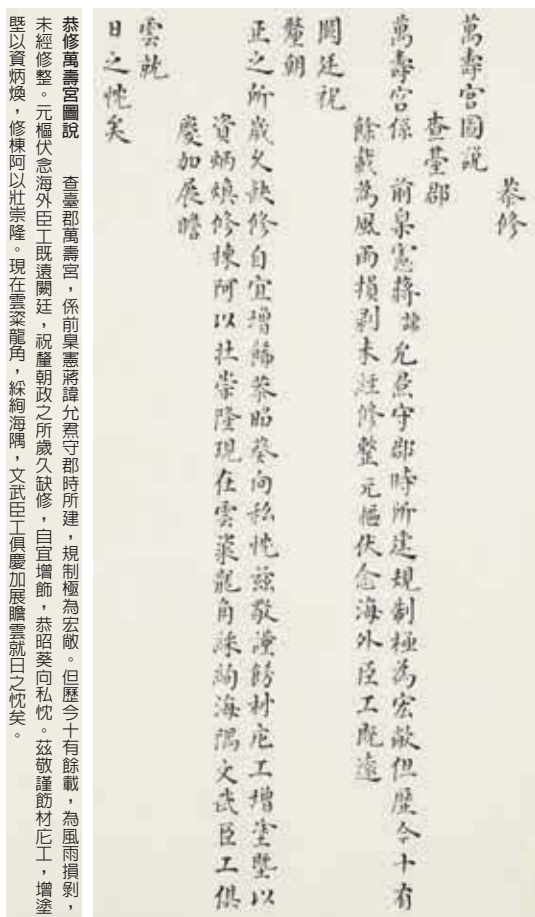


圖2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冊 萬壽宮圖說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72

恭修萬壽宮圖說 查臺郡萬壽宮，係前果憲蔣諱允焄守郡時所建，規制極為宏敞。但歷今十有餘載，為風雨損剝，未經修整。元樞伏念海外臣工既遠關廷，祝釐朝政之所歲久缺修，自宜增飾，恭昭矣向私忱。茲敬謹飭材匠工，增塗墍以資煥煥，修棟阿以壯崇隆。現在雲蒸龍角，絳綉海隅，文武臣工俱慶加展瞻雲就日之忱矣。



圖3 清 廣西巡撫陳元龍〈為萬壽聖節九叩慶賀〉 乾隆56年正月12日 7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2295



圖4 清 貴州巡撫元展成〈奏報苗疆學識苗民向化自應各建萬壽宮為朝賀之所〉 雍正12年8月18日 9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04609

氣象一新。即便康熙六十年（1721）曾因風災損毀，但隨後便於雍正元年（1723）重建，並後置僧舍，安排僧人入居，且更添置香燈田等經濟收入，使萬壽亭的維護在人力與財源方面皆得有後盾。²

然而，隨著府城於雍正三年（1725）環圍木柵築城完畢後，進出城門成為較繁瑣之事宜。且於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等正式行禮時節，文武各官須在前一日齋沐，先率所屬赴明倫堂習儀。至儀禮當日的四鼓（凌晨一點到三點），再早起著朝服齊到萬壽亭行禮。若是萬壽聖節，文武各官在前後三日需俱穿朝服，並於五鼓（清晨三點到五點）時到萬壽亭坐班。³以頻率來說或非經常，但可以推想，每次往返著實是不小

的體力負擔，也需動員諸多護衛及運送人力。

故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臺灣縣知縣魯鼎梅以路程費時，且萬壽亭維護耗力，而府學明倫堂已經更繕，寬敞尊嚴等為由，與文武各官商陳，日後逢遇節令典禮時可改至明倫堂辦理。此議經巡視臺灣監察御史金溶（1706-1778）以及臺灣知府陳玉友（1704-1754）等議行，自乾隆十七年（1752）起改行禮於明倫堂。⁴而萬壽亭也漸被改稱為萬壽寺。（圖5）

新建肇劃與發想重修

解決了府城官員進出城外的往返之苦，卻又回到沒有專用場所的老問題——畢竟明倫堂不是僅用以祝賀聖壽或宣詔的專屬空間，於儀禮



圖5 清 乾隆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795
乾隆年間位於府城外的萬壽寺

體制上仍有所不足，地方因而有再設萬壽亭之議。後將這件事情落實成行者，為乾隆二十八年（1763）調任臺灣知府的蔣允焄。（圖6）

蔣允焄被列名為府城三位「蔣公子」之一，可見其對府城建設之貢獻。⁵ 根據出身貴州，卻長期在福建任職的蔣允焄本身之說法，會改建萬壽亭，係因上司臺灣道余文儀（1705-1782）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提議。即便該年余即升任福建按察使離開臺灣，但蔣仍持續這個

任務。後歷經尋覓與評估，決定在東安坊縣學之東、即校士院舊址（時為海東書院）新建一座規模更加完善的萬壽宮。（圖7）相關工程於乾隆三十年（1765）開工，隔年告成，這個「結構宏敞，崇臺邃宇」、方位南向規制建築，後便成為文武官員遙賀天子、或是宣讀詔書的專用場所。而蔣允焄並將這份功業，萬壽宮圖及萬壽宮記收入自己的著作《東瀛紀典》當中，透過文字與圖像，記錄了萬壽宮修建的始末與樣貌。⁶（圖8）

位於東安坊的嶄新萬壽宮建成後，便一直沿用至清代結束未再變動，府城內文武官員也不用再為特定儀典跋涉出城。而清代在臺任職的官員，無論是否在府城內任職，多多少少都有來此參加三大節及謝恩等各種儀式的經驗。如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1891-1962）的父親胡傳（1841-1895），便曾在光緒十九年（1893）的元旦時詣萬壽宮隨班叩賀。⁷ 在蔣允焄十餘年後擔任臺灣知府的蔣元樞，更是於萬壽宮出席儀典之後，有了更多的想法與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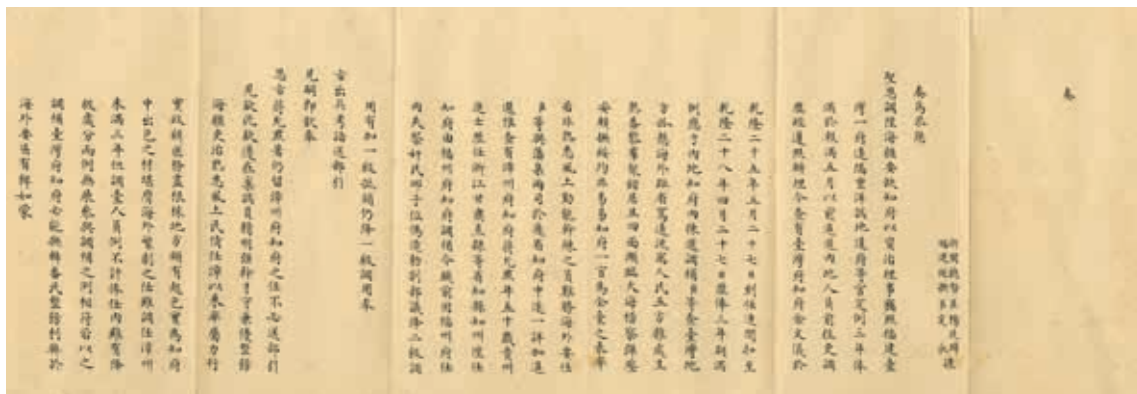


圖6 清 浙閩總督楊廷璋、福建巡撫定長〈奏請以漳州府知府蔣允焄補陞臺灣知府摺〉 乾隆28年正月9日 14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39684



圖7 臺灣府城街道全圖 取自于雅樂 (Camille Imbault-Huart) ,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 臺北: 南天書局, 1995: 1893原刊。
從晚清的府城街道圖中, 可見萬壽宮與臺灣縣學係為緊鄰關係, 並同為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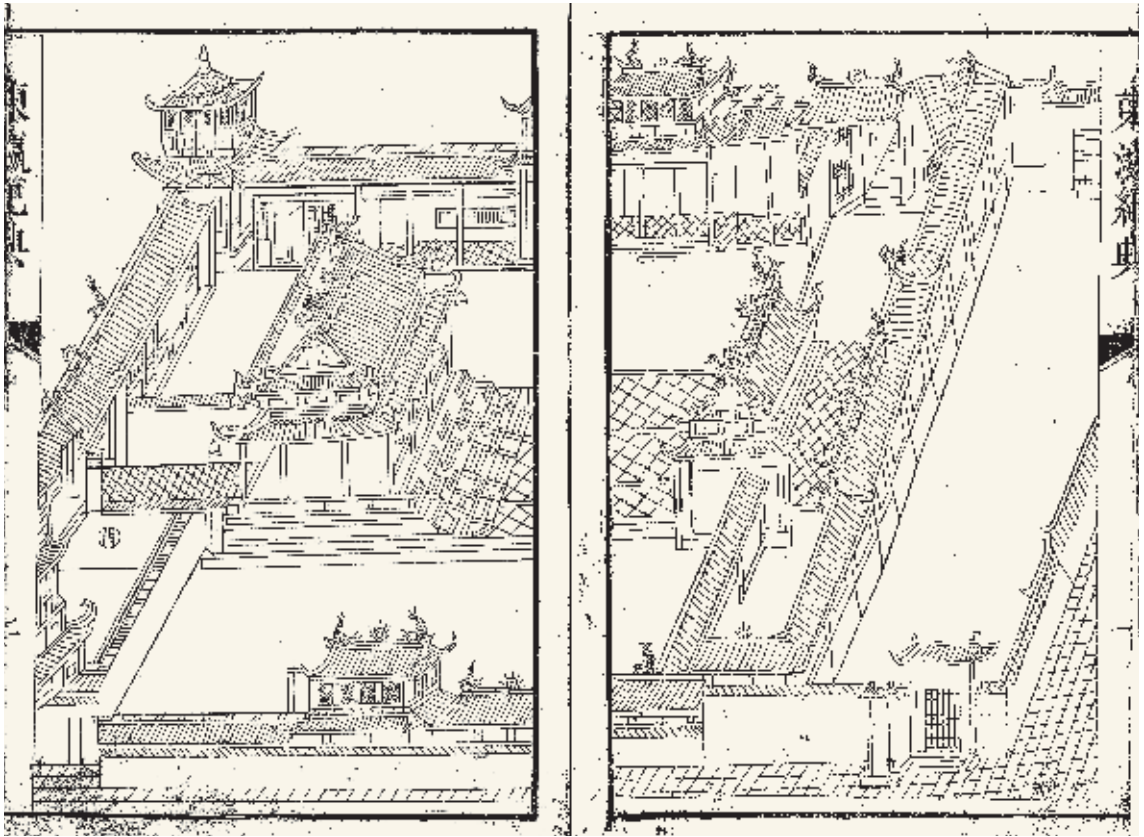


圖8 清 蔣允焄 《東瀛紀典》 萬壽宮圖 清乾隆三十一年 取自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藏清乾隆丙戌刊本, 頁1b-2a。

江蘇常熟縣籍的蔣元樞，祖父蔣廷錫（1669-1732）、父蔣溥（1708-1761）均官至大學士，可謂出身簪纓世族。他的官職生涯，從乾隆二十九年，也就是余文儀動心起念要修築新的萬壽宮同一年，以福建試用知縣為起點，後幾乎都是在閩省任職。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至四十三年（1778）六月間，蔣元樞渡海出任臺灣知府，期間並曾兼任署理分巡臺灣道。由於任期內主導多項建設，同被民間雅稱其為「蔣公子」之一，更留有諸多傳說。

到東安坊萬壽宮參加各式典禮，自是蔣元樞在臺灣官職期間的必會遭逢的事務之一。面對這個府城內最重要、也由臺灣府負責統轄維護的儀式場所，蔣元樞自有甚多感想，可見諸於他的〈恭修萬壽宮碑記〉中。蔣知府稱：

郡中萬壽宮，自前按察使臣蔣允焄守郡時恭建者，地既博敞，規模亦肅，越今十餘歲。臣元樞來守郡，每值拜舞屆辰，仰瞻殿陛，恆惕惕然思所以增其形采、屹其棟阿者久之。

在乾隆四十年時，蔣允焄官職生涯再上一層，升任福建按察使，任職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止，故蔣元樞在乾隆四十二年所寫的碑記稱其為「前按察使」。而步入萬壽宮時，蔣元樞深感此地甚為寬敞，且規模肅然。但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建成後至蔣元樞首度入內時，已經接近十年，建築不免受風雨日曬等影響，壯麗規模已不如前。故在「每值拜舞屆辰，仰瞻殿陛」的契機中，蔣元樞腦中浮現的，是想要更進一步為萬壽宮增添色彩及設備，使之得能更加穩固。而後，他果也著手進行了萬壽宮的增修。

增添壯闊

增潤的成果為何？由於歷經了改朝換代及用途的變更，現在已經無法見到蔣元樞所整修的萬壽宮樣貌，但仍有多個方式可以遙想其風貌。第一是透過蔣元樞的《臺郡各建築圖說》圖冊中的圖與記。第二為出土自原址、現存於臺南大南門外旁碑林中的〈萬壽宮圖碑〉。第三則是被移至現在司法博物館內，因民國九十九年（2010）臺南地方法院舊宿舍區進行綠化工程時，所挖出的萬壽宮之花崗岩御路、石鼓和柱礎等構件實物。（圖9）

而蔣廷錫擅長花鳥，曾繪有《塞外花卉》七十種，蔣溥亦有〈御製塞山詠霧詩意〉卷等作品。或受到家學淵源影響，蔣元樞也將在臺灣推動或執行的建設成果，以設色圖繪方式，製成《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冊頁，作為在臺宦途事蹟的紀錄。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者，計有圖三十九幅、圖說四十幅（內含一幅記），當中也包括了萬壽宮的圖、記。雖然高近兩公尺、長方體縱向的〈萬壽宮圖碑〉，其正面陽刻有萬壽宮建築圖，比例較接近狹長型的萬壽宮樣貌，並提供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



圖9 司法博物館（原臺南地方法院）內現存臺灣府城萬壽宮建築構件 余玉琦攝

的明確落成立碑時程，但歷經風化，部分建築風貌已略難辨識。（圖 10）而蔣元樞的〈萬壽宮圖〉由於是彩繪，即便爲了配合冊頁形式以致尺幅較小（寬 41.5 公分，高 33 公分），在部分細節上反而更能清楚呈現，並可資與圖碑及現存殘件對照。

或許考量到一圖勝萬言，蔣允焄與蔣元樞雖分別在記文中紀錄了很多興建與增修的理念，卻沒有說明詳細的建築規制。但透過兩圖的比對，則可大略比對出蔣元樞增修的項目。

細觀〈萬壽宮圖〉，可見主建築隱性的中軸線與冊頁紙上中央摺痕一致，採左右對稱的方式繪製，或暗隱著帝國秩序的穩固性。根據蔣元樞修建後三十年的《續修臺灣縣志》內之記載，搭配建築圖面，可分析出萬壽宮的幾個主要設施。《續修臺灣縣志》稱：

萬壽宮，在東安坊縣學宮之東，南向。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改建，即校士院舊址也。結構宏敞，崇臺邃宇，以奉龍幄。設東西臺、班房、廳事，殿門外左右爲更衣廳，正南爲午門，門外爲東西朝房，周以繚垣，爲東西闕門。⁸

雖這段描述萬壽宮設施的文字尙不足百字，不過已紀錄到幾個建築重點，包括東西臺、班房、廳事、更衣廳，午門，朝房、闕門及圍牆等。而其描述的順序，係從最重要的殿堂高臺出發，後由北而南逐一點出各項設施，依此序列，便可與畫面搭配，按圖索驥。

萬壽宮整體爲三殿兩護室結構，其入口位於圖的下方，即南面的方位。由於進入萬壽宮等同進入天子所居的宮殿領域，故前有照牆環繞，無法直接從正門進入，需由兩側藍頂黃簷



圖 10 現存於臺南大南門旁南門公園碑林內的萬壽宮圖碑 余玉琦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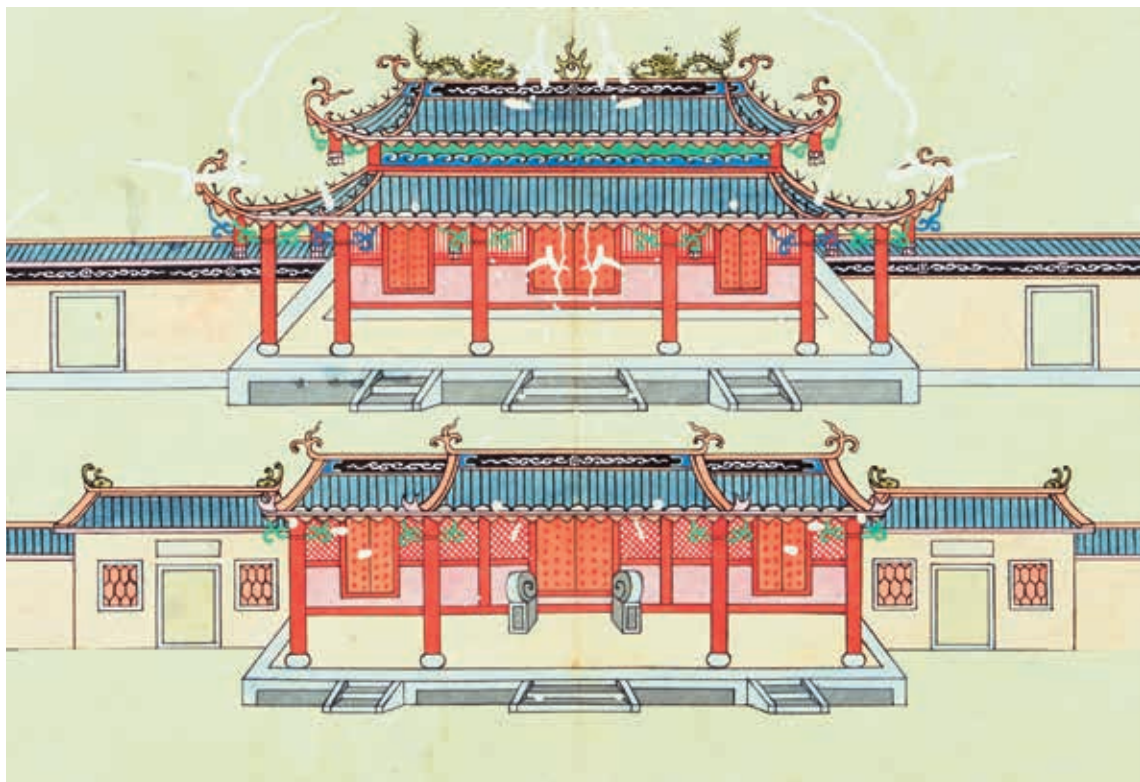


圖11 萬壽宮之三川門（下）、午門（上）。

的闕門進入第一進之前院。第一進中央的大門並無記載名稱，從其位置及樣式來判斷，可稱為三川門。而若比較二蔣的圖片，可發現蔣元樞大舉改建了此門。改建後的三川門為四柱三開間屋宇式，建於石臺上，東中西各有一座垂帶踏階以供登臺。中央大門為乳釘門，前置石鼓二方，形式與現置於司法博物館內的石鼓構件類似。四支外簷柱下皆有圓形柱珠，雖現存殘件當中亦包含柱珠，不過萬壽宮內各建築的柱下幾乎都有安置，故並無法判斷是不是屬於此門所有。屋簷下則有斗拱、吊筒等。屋頂三川脊上飾有彩繪及飛簷。而在主門的兩側，則各有腋門，無門片，可能作為平常大門關閉時進出之用。（圖11）

穿過三川門後，即來到第二進的空間，可見一華麗雄偉之門，記錄稱「正南為午門」，其規模相對三川門更大，且偉肅莊重，臺基高度亦高。午門為廡殿重簷、六柱三開間屋宇式，屋簷有雙龍拱珠，並輔有頂上走獸及蓮花吊筒、斗拱等。午門兩側連接飛簷瓦脊圍牆，屋簷並飾有彩繪，顯示即將進入主要空間的氛圍。而兩側則為朝房，應係作為儀式的相關準備空間。若比較二蔣的圖面，可見蔣元樞在飛簷的裝飾上增加了不少項目，而蔣允焄在屋脊所裝飾的雙龍，蔣元樞亦加以改建，使之更為壯麗。（見圖11）

進入午門後，即到了舉行典禮的主要區域。位在廣場中後方，量體最大的崇臺邃宇，為安放龍牌（萬歲牌）的祝聖殿，結構宏敞、雕樑畫

棟，為六柱五開間屋宇式殿堂。廡殿彩繪重檐，屋脊上飾有雙龍搶珠，飛簷上並有各式。而祝聖殿大門左右大柱，則盤有蟠龍，氣勢雄偉。殿旁並有迴廊供通行之用。基臺中央則為御路，又稱龍陛或螭陛，位於宮殿中軸線上，有大面騰龍圖案浮雕，此構件現今仍存。（圖 12）一般多為石質原色，蔣元樞或為特別強調係其增建，並增顯天子威望，故亦特別上色。東西兩臺則供文武兩邊排列參拜之用，欄杆特使用雲頭欄牆望柱，或搭配龍的意向以顯乘雲之勢。而上述莊重的柱上蟠龍、御路浮雕、豐富的雲頭柱……等，皆是蔣元樞增建的成果，足見其在這作主殿上的用心。（圖 13）

在左右兩側，則分別為廳事，為處理祭典事務的空間，建於低基臺上，並有廡廊可供通行、遮陽或蔽雨。最前方者為更衣廳，係作為

文武官員行禮前更換及整肅朝服之用，以供莊重。中之閣樓歇山重檐頂建築為鐘鼓樓，東側為鐘樓，西側為鼓樓，以符晨鐘暮鼓之意。樣式亦甚講究，登樓並可俯瞰廣場祭典情況。



圖12 司法博物館（原臺南地方法院）內現存之萬壽宮御路浮雕 余玉琦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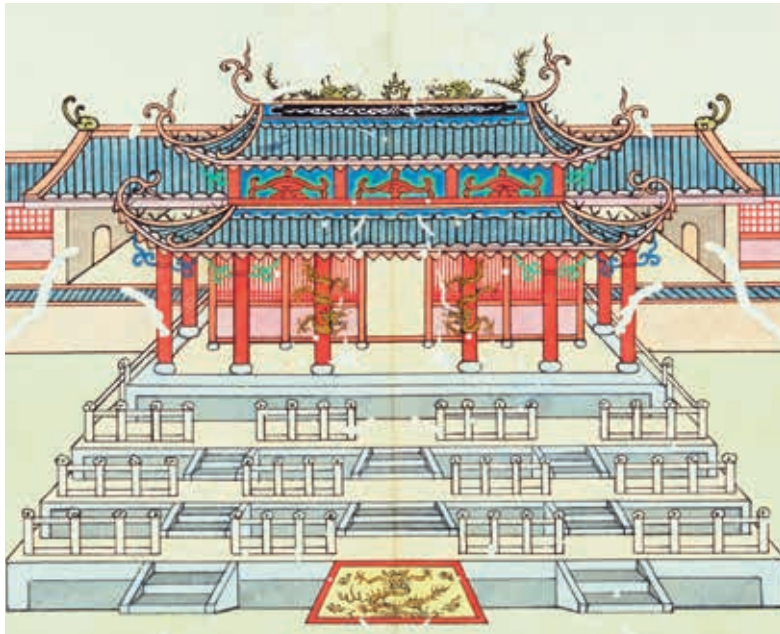


圖13 萬壽宮之祝聖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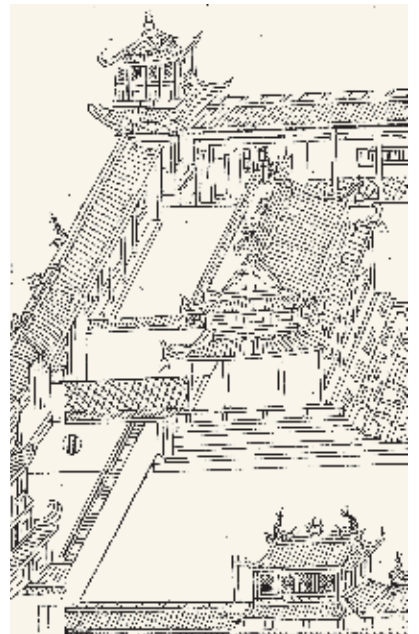


圖14 蔣允焄之萬壽宮圖所呈現班房與通往班房之通道、圍牆等設施。

而祝聖殿後方有一堵長瓦牆，除可見左右兩方連接廡廊的小拱門外，在正殿後方其實亦有通道，係通往左右班房。《東瀛紀典》的〈萬壽宮圖〉由於是由側面俯瞰，故可以看到正後方的通道以及通道旁的隔牆。（圖 14）但由於〈萬壽宮圖〉係採正面俯視角度，故無法在畫面上表現出來。由於官員為定期輪調，無法久居地方，故一般會多委由地方人士經理建築。班房即供進駐人員使用，以處理日常的行政與管理事務。而班房的屋簷上亦有鴟吻頂裝飾。

在萬壽宮的左右後端，則有角樓，可做警戒，亦可遠眺觀景，並凸顯建築的高度。角樓採四角鑽尖重檐頂，有三扇明間，並裝飾以葫蘆頂、檐鈴等。這些裝飾係為蔣元樞所增加，明間也有改建，顯示出其規劃的細節。（圖 15）

兩相對照

若再多看〈萬壽宮圖〉一眼，除了主圖外，可發現旁側亦藏有蔣元樞繪圖的心思。

在萬壽宮建築的右側圍牆外，係以竹木、民居等裝飾，並無明顯指涉，但左側則繪有一個同是規制整齊的建築。比照《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第一開〈臺灣郡城圖〉（圖 16），以及同時期的臺灣府城圖，可知在萬壽宮旁者為臺灣縣學。該設施同為蔣元樞任內督同兩位臺灣知縣所修建，亦是蔣的重要政績之一，他並留有〈重建臺灣縣學圖〉及圖說紀錄縣學樣貌及整建歷程。（圖 17）

而縣學與萬壽宮皆為南向，故在〈恭修萬壽宮圖〉中，可在左側見到縣學的泮牆、闕門、廳房等設施。而若觀覽〈重建臺灣縣學圖〉，在圖右側則可見萬壽宮西北側的角樓。雖比例有些不同，但仍可資兩相對照。（圖 18）



圖 15 萬壽宮之左右角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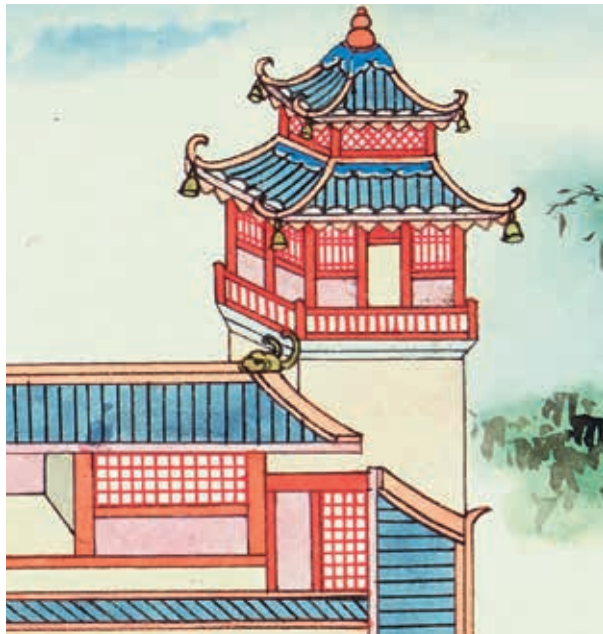




圖16 清 乾隆 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冊 臺灣郡城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971
萬壽宮與縣學之相對位置。兩者皆為蔣元樞所重修之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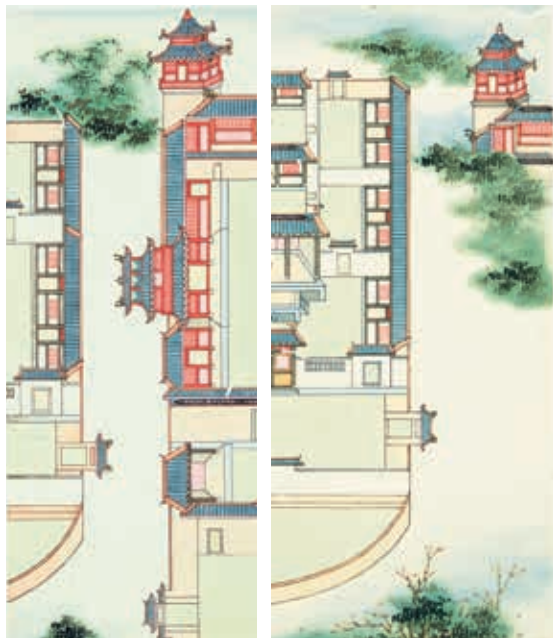


圖18 萬壽宮圖（左）與重建臺灣縣學圖（右）所互相描繪對方之建築，可觀有若干差異。

結語

萬壽宮為府城的重要儀禮空間，甚為地方官員所重視。初始萬壽亭建成於永康里，並歷經增修，設備日趨完善。但隨府城築城後，進出城門成為較為繁瑣之事，往返對於官員而言亦是負擔。遂在蔣允焄的主導下，於乾隆三十一年在城內東安坊建成萬壽宮。後蔣元樞擔任知府時，鑑於萬壽宮受風雨損剝，未經修整，因而決定增其形采，後於乾隆四十二年完成工程。透過比對，可知蔣元樞雖沒有改變萬壽宮的結構，但在各建築細節多有粉飾與增修，

足見其處處用心。尤其對三川門與祝聖殿這兩個作為門面第一進及主要儀典場所的大舉豐添，使萬乘宮更顯崇隆。物換星移，現今萬壽宮只餘若干構件，但〈萬壽宮圖〉留下了難得的見證，讓後世仍得以遙想這座華麗建築當年的壯闊風貌。

本文撰寫過程當中，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余博士生玉琦提供萬壽宮圖碑與構件等相關照片，以及本院展示服務處林助理研究員姿吟提供傳統宮殿建築樣式之參考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張伯宇，〈臺南清萬壽亭初址與區位意涵探析〉，《臺大歷史學報》，61期（2018.6），頁394。
2. 張伯宇，〈臺南清萬壽亭初址與區位意涵探析〉，頁396-397。
3.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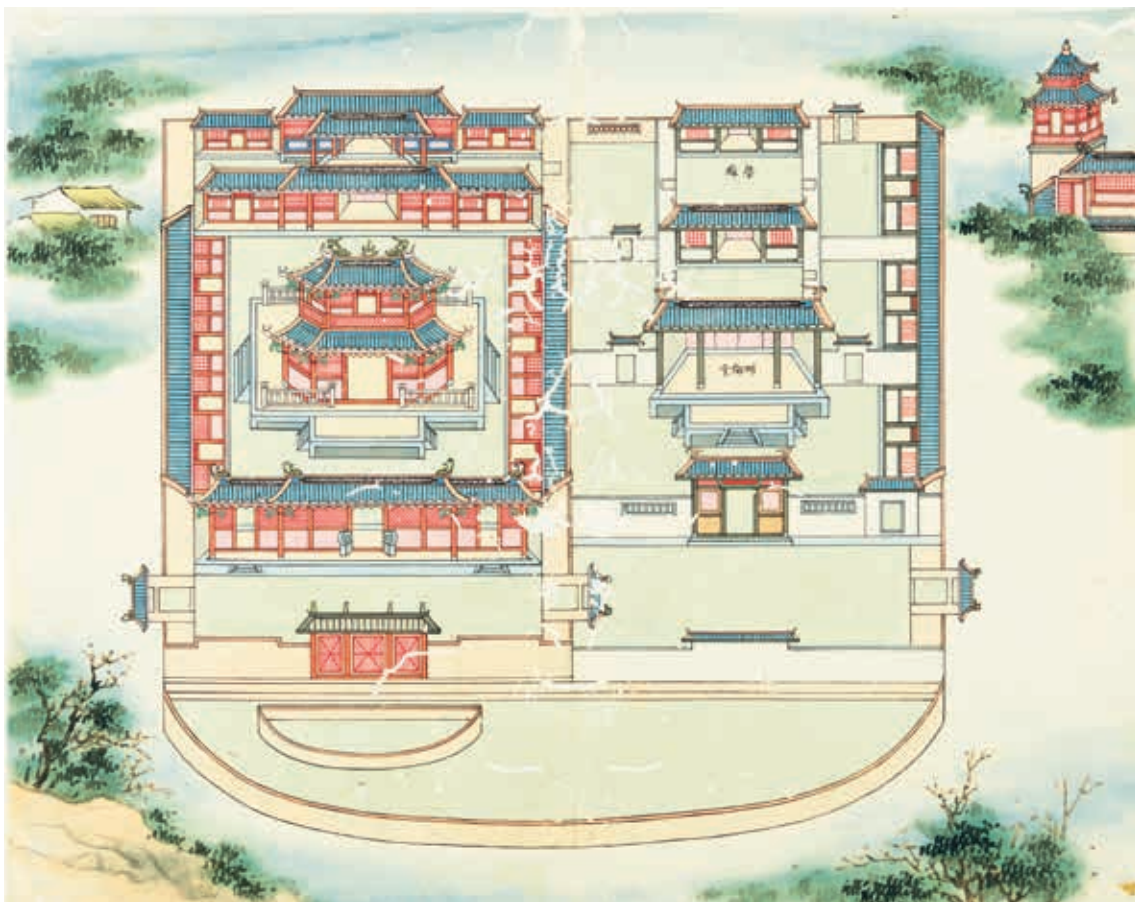


圖17 清 乾隆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冊 重建臺灣縣學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009

4.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94。
5. 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燾(上)〉,《臺南文化》,3卷1期(1953.6),頁67-71;黃典權,〈由蔣公子說到蔣允燾(下)〉,《臺南文化》,3卷2期(1953.9),頁65-70;陳冠妃,〈城市建設與圖像表達:以1766年臺灣知府蔣允燾《東瀛紀典》為例〉,《臺灣史研究》,26卷4期(2019.12),頁5-7。
6. (清)蔣允燾,《東瀛紀典》(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藏清乾隆丙戌刊本),頁3a-7b。
7. (清)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18。
8. (清)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〇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59。

參考書目:

1.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2003。
2.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五南,2008。
3. 康銘錫,《臺灣古建築裝飾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2007。